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四十二

樓觀記二

清風閣記

東坡先生

文憲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
 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
 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
 有而名焉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善為汝放心遺
 形而強言之汝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
 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
 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
 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
 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真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
 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

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彿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
 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
 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
 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清懷閣記

西塘先生

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
 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接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
 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晷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
 復清也晷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目
 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陰甘露人莫
 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况於人
 之靈識乎故惟道為均在回為無餘在跬無不足天下之所共
 禁而為之至難者盜也以跬為之有餘暇也入室探覓聚徒千
 計而人莫之禦其害非有過人者能如是乎以有過人之智無



不足之材而不用為善乃以為盜物蔽其明而莫之知擇故也
鼻使跖也收其逐物者反以徇已徐而去其惑蓋移跖猶回如
反掌耳彼非不能不思而已矣不思故逐而志反其明卒不復
是故終身為盜死為萬世僇不亦可悲乎然則靈識之在人者
不惟其最均也且為回不加益而為跖不加損自回而為跖則
鼻也明今也亂自跖而為回則鼻也亂今也明亦猶水之清濁
也欤老子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
而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戕於惡乎
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
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湜湜
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
之知予力焉古之大聖智其道不過如此微矣妙矣不可以言
盡矣然而未始不自其潔已者始此清懷之所以作也蓋下瞰
深池飛橋高廡上下瑩徹居是閣者俯視清流仰瞻曠宇豁然

三十一廿

二

而忘其俗懷則鼻之役役於物鄙競猥爭埴益交戰于胸次者
不知自何而去也故以清懷為名而太守杜公非至此而後有
以清其懷者也直與夫清澄虛曠者為侶而已鼻者公赴郡治
予贈行以詩有玉壺在堂中有冰之句蓋亦言清之可尚者公
公復為是閣以歲時遊居其間則公之所向與予合矣由是詩
以想玉壺在堂而中有冰也又由是以想高楚清漪上下瑩徹
而清明者居其中也是皆有可圖畫使夫相刃以勢相靡以利
溺其所欲如熟寐而無覺穢而不還其熱炎火而焚諸中者一
見而洗其慮彼將快然猶之披煩襟而濯清風也則清懷之設
豈徒然哉閣以熙寧十年冬用都景樓之餘以修其名曰太守
而屬予為之元豐元年二月戊申趾越三日辛亥記

歸鴻閣記

龜山先生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地焉久弗不治畜豕之所游躑然狸鼠
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為穢墟予一日曳杖躡屨徜徉于其下周

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雜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穿谷捷芳含
隱然四出乃取一而無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
與揚眉拭目而之微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歸鴻之蓋取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
以飛鷗名其會始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
爾之中無乃齟齬而受變於物歟子警然不覺隱几而卧俄而
曰噫噫居吾語汝今夫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
明視不過尋常踰闕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大山之崖游崑崙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明非有加損也
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瞽瞍不亡也物亦烏
能變哉且鴻之真真乘飛雲御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為高
乎鷗之騰躍而上不過於仙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
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也烏獲其異哉蓋天
地之間一氣而万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

三百廿一

三

書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恒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無智
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
越矣又烏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齟齬而受變子亦陋子
之自措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退
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錄諸石

成都府銅壺閣記

庵峯居士

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曆四年知府事蔣公堂沐澤閣公直午
門嘉祐中先公簽書府幕事拭侍行猶及見閣之六字題
其額曰銅壺巋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七月
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拭承乏尹事始至府視閣之如舊
然問使吏曰前尹將即臺為門治材略具朝廷亦嘗賜度牒售
錢六百萬有奇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安在曰材為他所繕
修齎用之錢則帑官專輒允費矣拭曰午門既臺明也茲唯閣
之宜美臺之有即日使徹累土圖閣如慶曆時戒府以本末置

計臺願給幣官向所輒費錢檄旁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辦計
使者然之於是府諉倖路侯康國安侯章成都譚令俞華陽趙
令申錫供奉官城外巡檢段希戡供奉官監養馬務高士若摠
領分泣凡役事批謂是舉也非聞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弛而
姑置之猶前日也亟馳驛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半年占
於龜筮得九月壬申於是命士如所卜日迄十一日戊寅告成
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六丈一尺有五寸廣一丈深五丈
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瓊覆甍整殿有臺母臺闕捷闢
闔惟謹此邦士夫若稚若老相與謹曰吾邦之觀社稷使地理
書而可信吾邦自是其罔弗吉矣他日大合樂以落之酒行批
語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謹蓋號令
不誼閩故令之各以其物省煩趨疾以便事也然則漏刻之
作之所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
之顛之自公令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則氏不能掌其職

文二日廿一

甲

故也按閣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肅所製蓮花漏於其下閣穴漏
毀更六尹於茲今吾閣成漏悉如燕製匱二壺一泉一
箭四十有八銅烏逗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
二百刻十二辰率視箭而定凡我將佐若掾屬史士時其寢興
悉心公家以弗懈厥職尚何矍矍狂夫之聽哉雖然閣成非難
不擾於民者是為難上既賜以閣成之期又慮夫因閣而擾也
迺勅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警察其事夫為民之長而不知
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府園觀下築締構殆無
虛日而藻繪鏤刻窮極技巧曾不以殫財盡民之為念此曹不
擊於中執法不効於司敗非幸何也今營閣以嚴漏刻正周官
之法上猶以謂擾則民受弊德音督訓至申言之此君等所具
聞者請與君等體上之所以仁民愛物之至意終身銘之以庶
幾不忍人之政於是客皆起曰敢不拜幸公錄今日語并以屬
來者覽觀焉批曰唯唯謹書而刻之是年十一月丙戌具官吳

拭記

登瀛閣記

馬學士

唐太宗以文學取天下士十有八人天子與之燕遊議論今古
 事待以殊禮天下人榮之謂之登瀛洲余之表親程通叔於其
 居跨池為閣高壯偉麗聚書其中以教子孫名之曰登瀛欲其
 必以文學取榮於世也余請道古今顯赫可駟事衆人所共知
 者以勉通叔余讀于定國傳其父于翁高其門閭使容駟馬車
 曰吾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已而定國為宰相封侯後漢
 虞誦之祖曰經亦曰吾心獄如于公子孫當為九卿故字曰升
 卿誦官至尚書令為漢名臣後讀曾山先生三槐堂記言故兵
 部侍郎晉國王公顯于周漢之際死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
 直道積德手嘗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既而其
 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十有八年福祿壽考
 為宋賢相余歷觀昔之君子積善於身厚施於人責報於天應
 若影響焉固有差失于公以車蓋大其門閭虞經以卿名其孫晉
 國公以槐名其堂今通叔以登瀛名其閣異世相類天道無私
 豈能獨違君耶通叔勉之矣農夫耕腴其穫也必豐商賈資厚
 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取也必無獲今君之家積累數歲
 矣為吾里名族子孫盡儒矣欲以文學顯於世余他時歸故鄉
 登君之閣見君之說說侍立者皆青紫也然後知天可必余言
 為有驗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里人馬存記

粹一百廿一

五

成都府孝廉閣記

錦屏先生

皇祐二年春仁宗肇講明堂故事越九月大饗禮成制詔天下
 舉孝廉有聞之士於是樞密直學士田公况守成都採石室諸
 生之議而表上之其略曰布衣李甲信誼急物愷悌肥家純誠
 不浮美行可述臣謹以名聞朝廷嘉之而重其敦遣詔即其家
 賜束帛羊酒長吏勞問一時士人欣慕焉而孝廉之名遂暴著
 于西南孝廉字申之著籍襄流縣慈鄉之南有山曰宜城茂林

鬱然其下即孝廉居也縣幸徐九思曰鄭公名鄉高陽名里此
前世旌賢之美事也因以孝廉名其坊孝廉少年嘗補廣文館
生比請舉不中有司選即拂衣歸曰共為子職可遠將乎由是
終身不復出其事親誠懇無容親沒即廬于墓除喪然後去家
本饒財而性喜周急當其可予一切不校以是暮年貧賈人所
不堪而孝廉處之淡如也平生嗜讀書務通經適用不尚章句
尤刻意於易鈎索精微後學所不及晚游息於老佛之書得其深
趣慕白樂天飲酒賦詩集成二十卷當時鄉里巨公如范內相
景仁李紫微才元皆其交友周旋者觀其所與遊則其為人大
既可知矣孝廉有弟朝請郎名群字介夫以才俠稱介夫二子
長公朝字夢得未冠登科為朝散郎通判絳州次公清字彥通
以累舉授涇州文學夢得以詩自名家彥通以能賦擅場屋而
故尚書金部郎中宋公承之即孝廉之婿也金部風韻高明如
晉宋間王謝輩辯論博洽筆下鋒起人莫敢當而古文詩句為

卷一百廿一

六

士子矜式在終陝府西路計度轉運使當金部少時孝廉固已
異之常曰吾季女賢而文捨宋氏子非其配也遂以歸之實生
子京字宏父宏父雋偉過人有父風嘗為太府少卿今復持陝
右漕節朝廷姑試以事而其功名所到殆未易測量也嗚呼父
子舅甥兄弟祖孫皆以儒術醞藉卓然有立於時何其盛耶孝
廉所居傍有佛祠主僧建閣繪孝廉像於其中以朝散文學交
金部公列其次復繪少卿侍其後蓋從鄉人之願也少卿常誦
孝廉治命曰吾有萬松在宜城山上我死必葬此地吾女至孝
其能奉我祀京不幸永感矣其後忍忘此語乎願與子孫世承
李氏之祭聞者咨嘆閣成繪事畢主僧以書來請託其事消每
獲遊於金部少卿父子之間義不可辭也謹為書之以示來觀
者庶有所考云

招星閣記

蹇鼈先生

仁壽舊有閣臨東南簡大夫日引其佐朝三隅之光以清其心

故目之為澄源縣事夫大劇後人霹靂不得源無以澄而闔亦
不暇到書司曹佐抱朱墨勾檢其上囚誣離離卧起其間經聖初
杜倭來遂廣縣宅拓地十尋徙其閣審政堂後謂其邑人惘惘
大皂之濱發餘陰可以為記當能想見其處可以命名今年春
社中人持侯書道前意其他日揮報名其閣招星星在天上安
可招逆社侯聞之必且怪笑雖然予屬社侯招者非黃非赤非
殷然有聲者其飛而長流而白如缶如盃如編珠如弧矢者不
招其變為貴臣為歌兒為壯夫者皆不招嚴充有處士邑里有
德星田畝有老丈人左右有卷舌是招也而亦不可招也招
之之禮不盟茅不陳詞不善殖獨用兵一酒一三日齋五日戒
臣祿除其不祥至則延之上坐虛懷而禮之問政之大小得失
與邑之民若利與病於是揆鳴琴以娛其意酌樽酒以為之壽
其去也扶之登車自逆而送之於處士則師焉於德星則友焉
抑謝文人而俯懷卷舌焉茲杜侯之志也招之不來儀未恭也

粹下廿一

六

招之而來麾之不去憂未替也以福吾邑以苗吾邑願所招何
如耳予并以告後之人年月日記

重修祕閣記

王尚書

臣嘗聞天下之事莫為於前雖美不彰莫為於後雖盛不傳厥
必基厥子乃弗肯構古人之所戒矧夫前人構之既久而弊其
可廢而不修乎上即位之二年率舊章編祖武九朝廷之所以
施設損益未嘗不以前事為憲厥惟祕閣三館歷年茲多既弊
且陋有司以間皇帝若曰圖書且府寶箱宗所以古文之地宜
加修營使之新美沆壯為一代儷觀且以示天子崇文之意於
是詔將作監特往營焉有司忝圖各率舊制後日告吉乃興工
於建中靖國之冬鳩工聚材而費不害國五丁樂運而役不加
民于柱石于梁枅其材多榿楠于丹雘于泮續其制非侈靡招
文集賢史館之異相為環列所謂祕閣者實總其中而昭文書
庫列於東廊集賢書庫列於南端史館書庫列於西序乃以崇

寧元年畢工告成皇帝若曰朕守祖宗洪業述祖宗遺訓躬在宗所以崇文之意其在茲乎豐碑未勒後世何考乃詔愚臣爲之記臣愚不肖彼學最陋復以文字待罪則紀事之成乃其職也詎敢以蕪累爲避謹拜手稽首言曰臣切惟祕閣之設其來以矣晉宋已還皆有其號惟國朝所以達閣之制實因於漢唐漢有天祿石渠蘭臺金馬與夫承明著作之庭又有東觀亦列禁中命名雖殊而所以崇文之意一也國朝因之故有昭文集賢史館祕閣之異號蓋取諸以有唐太宗始命十八學士更直閣下夜分論藝有補於治國朝因之故有校理著作祕書正字之異職蓋取諸此且五代之後三館雖存而湫隘迫脅僅庇風雨惟我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東駕臨觀喟然嘆曰若此之弊烏足待天下之賢後遂命有司度地昇龍門左督工經營棟宇之制煥然一新三年畢工乃錫名曰崇文又發明詔購求遺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凡先賢墨迹與古史圖畫不數載間充牣書府端拱元年則其中堂又建祕閣猶白二字以光其名群書最整齊跨越前古車駕臨幸喜形天顏自持殿後累聖相承一書之成並詔藏于其中乙夜取觀亦非小補崇文之名雖罷於後而崇文之意不殊於前故凡本朝之舊章歷代之載籍如三皇之墳五帝之典昔之所謂金匱石室之所藏者罔不具在其名之多不可悉數於嘻一代之文何其盛歟恭惟皇帝陛下紹休聖緒上監成憲仁孝恭儉出於誠心即位以來宮室葺甯弗營弗崇苑囿池沼弗燕弗幸惟兢兢然以右文爲務故其聖學緝熙于光明而煥乎之文足以經緯天地既至於聖矣而又袖焉公近非常人之所可知也小子之愚烏足以形容之哉然於祕閣之修亦可以見其踴躍謹誌

于氏藏書閣記

西山先生

秦既焚書成學故老忍死亡授先王之遺訓漢高祖入關於矢石間盡收丞相府圖書其意遠矣後廣開獻書身致武而時雖

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外有大常太史博士之截至成帝時
著錄始備蓋漢興百餘年矣嗚呼艱哉縣官之勢何如於藏書
一事其勤若此况大夫學士之家邪南充秀才于棗仲平少時
賣城北之田二畝購書數千卷今老矣子孫未免寒飢而不
悔方即其居起閣次第以藏焉將與之周旋而忘其身之賤負
也因屬予為記予倦遊杜門時往觀未見之書以志吾憂改樂
為仲平道之古之學者可謂難矣劉向父子自楚元王以來號
稱博學至入校中祕書方知有其子洪範左氏春秋當是時見
六經之全者尚少論書之盛無若近世考其道德禮樂則愧於
古人遠甚此何理也豈書益多學益淺而士益少邪蓋自屋壁
虛冢之書出而世以藏書為貴美學者既自探其源撫其華
實又以遺傳家之子孫俟後世之君子其功效可勝計哉豈徒
為觀美而取虛名也故李敏家書至三萬軸退之謂新若手未
觸者似有所諷雖然今之藏書者幾何人尚敢責備於此邪仲
平草衣木食悉力於書可謂有志者矣子故賢其人而并告之
年月日河南邵博記

文一百廿一

不

棠陰閣記

于湖先生

君子之為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誠心感於民
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捨其子而去父
母捨其子而去子之心之思寧有既耶猶曰吾父母將復吾歸
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過其宮室且其
所服用尚其所愛樂起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日世不
敢怠者蓋昔之人以為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孫子宜如何也昔
余為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君仲欽閩之人歌舞之云而思
之前年余為建康仲欽通判府事當涂關守余檄仲欽囑焉居
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富塗之別邑往來田間聞民
之思仲欽飲食必禱也余曰張君之政何如而使尔不忘者是
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災而君寔來民不知今年水不

為善而吾懼焉若將墮焉君之時吾與堂君相忘君去我我目
與州縣之吏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
欽提點廣西獄事下車月余曰黃茅嶺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游
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諫仲欽褰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震駭仲
欽怡然不為動也黜陟罷行一皆考之民民扶輿謹敷以為百
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閩之思以閩當涂古之知仲
欽之去嶺表而還朝夫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
明于南國而人愛之及其其棠故余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
以識民異日之思閣之後有榕木交陰閣上仲欽之所遊息乾
道五年丙戌五月歷陽張某記

超然臺記

東坡先生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瑳麗者也餽糟
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得而不樂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窮

文一百廿一

十

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
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入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
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
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
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
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散米榻
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
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
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及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
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挈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
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曰矣稍
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
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

道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向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
北俯維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
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
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滷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
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
往而不樂者蓋無遊於物之外也

厄臺記

南豐先生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
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
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堯有洪水之災舜有共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
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夫
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
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

文百廿一

士

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
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為幸又曰君子不
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聖曰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
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遁於世民不
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
之道捨之則後困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為
厄乎

望闕臺記

西塘先生

望闕臺者有所思之作也居士本以儒學中第初任光州司法
參軍其後監在京安上門即以門吏論朝廷闕失力詆大臣之
欺君苦民者封章十上天子以為許露太過斥在外英乃聚
所而居士能自見其過者也以為居下位而非議其上論適不
已此萬死不赦之罪上賴君父至仁清明之朝不肯為燼鐵灸
煮之事故賜之再生以禦魘魅于南方之陸為人臣者不擇地

而安之忠之至也是以北望京國三十餘里而東望其菟之庭亦若是與身居葦下膝前同大慶之麓朱塘之濬有廬焉稍可以避風雨則以為正舍之至足無所願乎高明之夢者也蔬糗漿醪苟可以待飢渴則以為飲食之至足無所願乎食前方丈者也夏葛冬苧苟可以待寒暑則以為裳衣之至足無所願乎錦綺文繡者也大瓠之樽小匏之勺瓦盞木筋竹牀石坐隨草之蓆斷磚之枕則以為日用之至足無所願乎金貝牙玉珊瑚琥珀者也而情非土木也行坐起卧食飲默語所不能忘懷而緬然長思者三焉君也親也古人也乃築土為臺三級而高十尺命之曰望闕之臺作茅屋三間于上而朝夕居焉總而名之曰茅堂為三軒北曰北望之軒北望云者君所在也東曰東望之軒東望云者親所在也西曰思古之軒思古云者思見有道君子如古人衆多之意也或者曰子非忘憂樂者故何其多思乎曰忘憂樂非人也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此人之義性也特

世人乃以憂憂樂以樂樂憂樂非其所可樂憂非其所可憂此聖愚之所以分莊氏之言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緝緝絀各得其方以說吳王戰越而功裂地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緝緝絀則所用之異也此正為憂樂兩用設蓋能憂樂一也或者覆載高厚彌綸宇宙一念一慮而大之天地細至昆蟲草木復古之上萬世之下靡不受其賜而有餘或者區區隻身單婦眼前兒女耳目口腹之欲終世營營而不足有道者陋之故有無喜無憂心不憂樂等說此非為夫憂人物之憂樂人物之樂者言為世俗之謬誤而發耳故孔子閑處有憂色顏回聞之接琴而歌召而問曰回奚獨樂對曰夫子奚獨憂詰而自為樂者以樂天知命故不憂對夫子告之曰女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不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乃所謂天下萬世之為心者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父子君臣內外之辨名耳其道不二致故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

之義也舜之往于由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愬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天下大悅而歸已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足以解憂為人臣者移所以事父之道事其君去兩入子之心不若是愬人臣之心能若是愬乎故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以成樂言其樂云何吾之幸而知有君臣父子之大能無以物累其心者進以得君樂退以憂君樂此其所以成樂人皆彼而我此則獨矣而終身不忘君也永惟直已而不忘君是之謂永矢弗諼此則憂思之意者以詩書考之堯舜葭契樂而在軻回損憂是八人者易地則皆然其樂其憂吾於是得其師故雖擯斥萬里而望闕思親想念古人莫吾能已也朝焉思夕焉思日入月出有改而吾心無改也生焉思死焉思物聚物散有改而吾心無改也仰焉思俯焉思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吾思也回環以顧飛鳥行雲至於螻蟻皆吾思也故其臺三級而高十尺三言用而

三

十言而也然則奚樂耶奚非樂耶奚憂耶奚非憂耶斷之曰有憂君親無心回損有樂君親無心葭契窮則回損達則葭契其居士之謂乎元豐五年中秋日記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二百三十一

記

樓觀記三

東軒記

續續先生

晉福堂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溢葉南而登岸
 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背水患尤甚既至其不可
 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
 乃克支其款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
 个以為冥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于一書則坐市區習鹽沽酒稅豚色與市人爭尋
 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
 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頽之未嘗
 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
 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闕擊
 鼓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
 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得休雖欲弃塵垢解羈執亦自放於道德
 之場而事無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
 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
 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
 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
 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
 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也若夫孔
 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由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孝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
 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
 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
 想東軒漫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

八日眉陽蘇轍記

捫膝軒記

捫膝先生

上即位元年秋七月尚書郎俞某嚙命使蜀三年春蜀侯專命三月蜀竊財賦夏五月登其數于天府六月以譏罷對吏于仁壽初某將朝廷之旨號于蜀曰日者朝廷無良將帥之臣蒙二帝于大難今天子治兵維揚將以保國家之辱而張我太祖太宗之茂烈且綏安其社稷而隕社于天下維是服御之物未皇纖靡而備善云云於饋邊餉師之潰則弗敢吝用是命使臣某責常賦于尔四川惟是使臣暨部使者政當仰念天塗未夷輸貢服享以共濟于休寧西復不有朝廷不用詔命詆瀾漫漫以欺上聞且使臣何取不取諸民不取諸歲計而二三大臣懷執異心非沮詔旨諄戾自專持必不移原曰取之侈伯温曰取之濫蒲博文曰竭我矣於是加無道於天子之使俾糞土愚臣奉使無狀為朝廷羞上薄其過不加以以鈇鎖姑致于理某自念負

之二廿一

二

朝廷罪當死肉袒頓首謝居無幾朝廷下恩澤弛囚徒僅免吏議某百拜叩頭謝於戲春秋之旨微矣以防茲來奔則曰叛竊寶玉走之晉則曰盜盜與叛孔子之所甚諱而人臣之至禁也書璧假許田則諸侯不得專也書齊人救邢則諸侯不得專封也書楚殺舒則諸侯不得專討今蘊財賦專地也起監司專封也命統制專討也是不諱孔子之所諱也人臣而不諱孔子之所諱敗蔑天經詭僻王度暴犯名義殘闕典策臣子而不書焉非臣子也唐室不競桀臣冒禁版圖稅入盜有不禁截山之東齒河之北橫潰直裂撓法妨命溷國家之紀僭公上之恩家臣不知有朝廷主帥不知有天子是故顏真卿死於許韋文恪死於魏孔巢父死於河中皆以天子之使抗節仗義引領就戮萬死不悔是必捫膝而言曰尔詎能我屈哉山之東河之北非吾先人之故吾故蜀也蜀不于亂也士生其間喜義而嗜忠負何武李固權輿真盜之風蒙李業王皓飲毒伏劍之節挺崔巖圍震

勤王尊主之義然不此為而彼為非蜀然也蜀不予亂也專命盜賊者怵之也其意蓋為鑿幣于淮悍勇于秦豺豕數謹塵壙翳氛蒼崖杖天白日晝昏逋逃亡命嗜亂之徒囊橐而轉奔務私其民鼓勢而而恩則亦肆焉弗憚也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使人不死僅耳使人亦何以有焉曰天下大義也義勝則畔死盜亦死僮不勝則義死所怙有春秋之法在焉雖死而生可也昔蜀而肆者公孫述史歆李勢鍾會譙縱劉季連蕭紀王謙劉闢等輩初未嘗不肆也一軍下大散關一軍度瞿塘關而矢著于咸門甲華于星橋刃饒于

而父子顛顛剖然墮于獨柳之下故曰非蜀然也蜀不予亂也蜀不予亂見擾之者何也曰侈曰濫曰竭我者造之也彼何因而困則曰羯胡披猖秦洛猾擾凶聲震氣震撼全蜀斯不可以不備某曰備當矣張佺出愛女而臨洛解圍難得上家貨而靈武張王備弛乎哉今乃欲擅國家積歲久儲之貨絀朝廷已行必信之令訖蜀人之走急赴義之

文一百三十一

心第為數子護其孥尔是護其家不護蜀也是獨為蜀而不為宋也是知有蜀而不有中原是知有父母妻子而不知有宋之宗廟社稷噫甚矣章阜蓄財而吉用憤懣崔寧擅制而楊炎稱哭天下之變每歲於隱伏不露之中若謂專命尔非叛也擅貨尔非盜也則不足以為先天下之機古謀國者鉤情候機落其樞鑿蓋於機微之際有以先之也語疏計者見必微論闊議者謀必約好言勸衆而田悅卒以得衆力賜予傾士而承宗卒以收士心使大曆正元間巖廊大臣能得其更則禍豈美羨至唐末而後已哉恩朝廷出也而已私之貨朝廷物也而已專焉恩流而下益權貨聚而衆翕附亦已庾矣逮其機牙發動事勢張見則人不族武日不移刻而毒流於岷峨千里之內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亦僅耳豈但俠人也哉建炎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記

待月軒記

穎濱先生

昔子遊廬山見隱者焉為子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

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始有日而巳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物咸賴焉有日者以視有年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發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缺一盈一缺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死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有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外謂之命月之所生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此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關其東南爲小軒軒之前郭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湏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

五二百廿一

四

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空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貫特軒記

谿堂先生

竹之茁也膏寸耳解其釋焉何葉橫出其幹十計尺也是時尚凡草木何異哉既肅之以秋霜冬又申之以冰雪山林之間毀折披裂童而槁者殆盡矣而此君嬋娟檀藥爭妍於雪霜之際此豈凡草木所能及也哉君子之所爲亦若是而已平居詡詡笑語從下里兒徵逐游嬉無以異於庸人也事有不可於心而非其所好人皆唯唯我則譁譁萬物皆流一身獨止高風勁節凜然與此君相對庸人能若是乎古人所以不可一日無此君者豈直爲游觀之美哉亦賞其歲寒之節而已近世士大夫尤喜種竹棲息之地參乎其前者皆此君也雖然必有歲寒之節無媿於此君然後彷徨乎其側將居寢卧乎其下而其心安焉苟惟不然此君縱不能言獨不媿於其心乎故愛竹者不可不

慎也從余遊者陳仲邦清脩之士也開軒種竹而名之曰貫時
蓋取禮記所謂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信乎有意於此君矣若
能抱歲寒之節不為此君羞則此君者真仲邦莫逆之友也仲
邦其勉之哉

五經軒記

西塘先生

民之所大可憂畏者莫大於不知常而眩人者知常之至者也
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知常者是憂水之就下火之炎
上常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無以易
是故天地之大萬物之細而至於鳥獸魚鼈莫不皆然順之則
吉逆之則凶惟聖人為能知其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賞之施政
則躬蹈其常而民從之也教則委曲誨諭之也能是則有賞反
是則有刑而政教賞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詠歌而風刺之
是為詩禮有威儀文質經之而百曲之而千是為禮其事之至
大非民所常與者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布諭而申飭之

是為書又念夫吉凶禍福之致莫非出於常不常也為之因天
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變動者卦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
百八十有四以示之是為易其任天下國家之重者以為一言
一動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亂之所繫也率皆有左右史以記
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為史而國異其名若晉之乘楚之檮
杌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情常亂德者
眾也轍環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刪詩定書討論墳典讚明易道
以匹夫之簡筆代時王之政令自我而常之以期萬世又以當
時君臣父子之情亂無所施其賞刑者乃約魯史之文而萬之
褒貶焉故其事一善而萬世莫能掩其光輝黜一惡而萬世莫
能滌其瑕垢其文本於魯史故亦謂之春秋其事五後世謂之
五經經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
者常言之舍出常言在經誦聖人之經者舍之於心會已之常
而隨所施焉至於造次顛沛不敢離也此之謂道父子以親君

臣以義而至於天下國家無所施而不當故常之施也在堯舜
三代聖人之在上者為典為則為彝倫為皇極在孔子聖人之
在下者為五經聖人之通塞無非常之為急者以民之不知常
則有要作之凶人相矜高漁奪而至於父不父子不子也凶孰
大焉此聖人所以憂也隴西李君天與李聖人者乎其家屢居
有樓西向而東臨通衢有軒窻房閣聚書且間以與子弟講習
其弟四子男亦四率二人而授一經已治其一而總之乃其軒
以五經為各成而來告故為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於父子
義之於君臣至于長幼朋友者如日月之於東西寒暑之於生
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誨之雖髫齒之童幽潛之室不敢以欺
以居則曾閔之事親也以仕則夏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
則天與順常之吉而經無與焉政和丙申九月二十九日記

足軒記

周待制

大學齊寧谷三十人几席鱗比諷詠之聲相續於是各於齋後

文百三十一

之隙地哀衆財構小軒為講肄游息之所允蹈齋在觀德堂之
後真積擇術之兩間南昌余晦叔實長其事亦構軒如他齋攬
脩曲指因其天資不斷不則畫軒壁為江湖景孤嶼坻岸幽藻
隨波寒蘆懷風群鴈上下迫有野色軒之左右皆鑿地為池植
蒲荷泛青萍取小魚置其中池外有榆有柳軒之兩傍各有花
花數十本觀其露重而荷翻萍密而魚跳土簿而荀見草踈而
虫躡孤飛自媚乍開乍落閑蜂冷蝶停并幹而透幽叢葦葦然有
可喜者於是諸友環坐於軒或議而爭或笑而譁或相規而默
起觀池魚之遊詠坐指花實之榮謝既已復執卷以深思以是
終日雖景象至微而意態自足錢塘周邦彦於是為名其軒為
足軒命同齋友咸賦詩以道其意客有詆是名者曰孰為斯名
豈不太迫哉以室屋為足耶君見夫充堂衍宇華莖雕榭入駟
馬而容旌旌者乎以得處此為足耶君見夫外金門上玉堂叩
紫微而謁承明者乎以景物為足耶君見夫驚濤怒瀾蕩雪沃

日清池無際謂之東海者乎君見夫渭川千畝洛陽萬本西湖
十里條幹拂雲漢奇艷照城郭清陰蔭龜魚者乎以是為足彼
之足也豈勝計哉抑吾徐笑而謂之曰客少止試為君道其崖
略今夫天地之廣大始有極物之賦形不可殫名耳目之用厭
故而玩新惡常而好異以既見為故以未見為新以故者為常
以新者為異地廣物衆亘古今而元窮以有限之身慕無窮之
物則奚時而不變矣時而不故奚時而不常奚時而不異哉然
子所謂足者豈非志願然畢無復餘覲者乎客曰然心為物役
景與時變志願所逐至死而已豈得為足若欲盡物而後為足
者天下無有也各曰然則如之何而足耶曰請為君言其足今
夫巨浪有舟不容芥同為浮而已矣鶴警夜半虫吟秋暮同
為鳴而已矣觀吾軒側之花包者數簡者煩則凡植物之生
如蠶羅網者亦若是榮而已矣觀吾軒側之花盛者萎綴者
脫則凡植物之死如委塵敗土者亦若是衰而已矣觀魚之泳
朝浮而夕沉出沒唵喁則橫海吞舟噴浪飛涎者亦若是得其
其所而已矣觀舞蝶之往來緣撲則物之有逐擾擾以終其生
者亦若是勞而已矣吾於萬物不觀其色而觀其真不觀其形
而觀其理天下之廣山海之富有形之衆不必自歷而物數故
無往而不足是以清宮洞房安牀弱席人之所息足於一寐能
踏鯉鱸紫蘭丹椒羞包調芼人之所食足於一飫如有隱憂則
目眇而不真烟結而不下雖有奇居異饌尚能寄支節而潤舌
乎則知所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越內外之度而馳之萬物是
為漏卮洞管其中歌然無物可實故無往而足若夫男子之得
時乘肥衣輕握符節以役巨僕者不識果欲竊是物以足其志
乎記是具以行其志乎若竊是物而足其志者是亦小丈夫而
已矣烏可以名示則是軒之名復何嘲哉客曰吾益笑請書諸
壁以生泉者邦彦曰唯唯某年某月某日記

遷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者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十數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客燕祀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託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朝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芥蒼蒼而佃播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之而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幽隱分棲於之居則麋鹿之游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岫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斂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漉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天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可服無劍馬兮不獲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鵙能咆虎嘯兮天為寒四无人兮誰與言

膏君車兮秋老為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間

觀盡軒記

黃尚書

予一日過完師坐于會景亭上前揖居民望衍仙山旁視劍潭人愛延平最有山水之樂而衍仙山劍潭又其山水之可愛者氣象聲色食頓萬變予登完師之亭而盡得之因與完師言德之大累寧在對物而有感今又據景之會而既之非在萬物之上以物相觀而已觀有不盡者物能引之未知聲色形象之為夢幻也則予畏會景之累人深矣無涯之知不可勝計之景客塵之中適然而相感則或淒然以悲欣然以喜清閑之景解人之須將人之汚華美之景欲然者貪飄然者肆无窮之態出人不意而乘之不可以勝言也嗚呼朝聞道夕死可矣目具隨塵之慮而心化有涯之生可不謹哉以故君子之為道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君子之為善也不見不可欲使心不喪將人之汚解人之煩此景之可欲者尚為道所忌而况幽情奇態之感人使

人或以笑或以嘖貪以肆何可玩哉我與景俱非真物以物之態
為我之情俱非真智因與完師言濁汚者見其形其好莫貴者物
也清淨者見其性其知莫貴者道也人之性常無者躋道常有
者躋物衆凡之流嘗蔽於聲色之娛予甚悲之師能即亭之正
便為悟真室嘗遊乎其間然則完師非溺於景者歟使登斯亭
者知世態物情猶蚊蚋之過乎前也然我弃我與景為吾悟真
室遊而求真焉靜也不勞其形以至乎形全清也不搖其精以
至乎精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是故妙有其形而不為貌象故
為貌象者之所不能對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故為聲色者之
所不能惑老子所謂不亡莊子所謂不化釋氏所謂不滅儒氏所
謂不動當是時也万物為吾逆旅矣而衆人為万物逆旅衆人
為萬物一偏矣而萬物為吾一偏田是而登軒下與萬物相見
可以觀太矣予愛完師為悟真室之意而又慮其不亭出室以
接事也遂以觀息命軒焉若夫煙雲聚散山在有無之間水涵
晴光舟泛銀河之上桂華風動天香滿懷飛攬參差歌管漸續
此玩物者醉歌醉舞馳情馳思而對之志蒲意適以為得策者
也物態少移世情已變當是時也吾寄万物之上而觀之與之
游可也不與之游可也

文二百三十一

謗軒記

澗上丈人

默老維德子叔子維軒二士者居於鄉而嘗遇謗焉遂相與游
而名所居曰謗軒有澗上丈人者遊於四方困於訛許洛懷汝
之間蓋不惟其鄉而嘗負謗於天下晚得二士樂從之遊一日
過其居見二士方深念蓋亦其所以弭謗之道余告之曰不然
夫謗者孰可以弭乎厲王萬乘之主也勢力回天地生殺海內
而又用衛巫以聽雖嬰兒之聲竈婦之言遠在要荒之內
近在邦畿之內謗厲王者巫必知之是豈力不足智不賒哉然
當是時也防民口猶防水其後益滋大夫以厲王之威衛巫之
神猶不能以弭天下之謗又况夫散焉者乎二士曰不然彼不

脩其身而強，強則謗者也。吾將修其身以待謗之自到，不亦可乎？
余應之曰：不然。夫謗也者，天之所以養天下之小人也。何以明
之？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若唯以正論而不以謗，殆將尺殺
天下之小人，則天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是故鼓之以
謗口，而天下之小人得利焉。夫小人者，攘臂眦目，掉三寸之
舌，離人君臣間，人父子絕，人兄弟散，人交遊，彼其勢豈得已而
然哉？天道已行矣，子獨不見夫火乎？乘風而扇焉，火焰一薄乎？
天烈山澤而焚之，昆虫鳥獸、木草玉石，莫不被其毒。然天弗禁
也，豈不以殺者少而養者多乎？傳有之：損於此者，益於彼。虧於
彼者，成於此。古之君子，達於彼已之分，辨於榮辱之境，而明於
多寡之數，是攻不私於已，而讓天下以利，不矜其能而讓天下
以名。謗之來也，受而不辭，且子獨不聞之乎？昔者堯舜大聖人
也，世之論者曰：勛華不慈，禹大聖人也，世之論者曰：至於禹而
德衰。伊尹大聖人也，以為弑其君。周公大聖人也，以為不利於
聖。

傲軒記

玉臺先生

天彭蹇宏世才用賣漿為業，築室闢園，中名曰懶窩。余亡友者
孫嗣老為之記，宏為人明白洞達，言無隱情，故深中而多數者，
忌之。剛直使酒，好面折人過，失故離，細謹柔佞而好諛者，嫉
之。余與宏游，最舊。凡宏之所耻者，余亦耻之。自攝官，天彭公事
之暇，日赴窩中，痛飲為樂。以是尤不為人所喜，羣嘲而聚罵者，
往往百十為輩，而宏莫之恤。余亦不恤也。昔魏公子矯奪晉鄙

軍符節秦存趙趙王與平原君德之公子遂留趙聞趙有處士
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見之兩人不見公子乃
間步往從之遊平原君耻之曰公子妾人耳公子曰以無忌從
此兩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夫兩人者以貧賤而傲公子不肯
見公子乃不以其貴重為傲而持禮下之皆可謂賢矣今宏之
賢不減趙之兩人余無公子之貴宏固不我傲而余何恃而傲
宏也哉宏於窟之南偏創為小軒花木竹石周列其下頗有佳
趣余遂以傲名之書曰象傲又曰丹朱傲故韓子以傲為凶德
夫恃富貴而傲人如象如丹朱不可以貧賤而傲相國翰林如
韓子何不可余於是竊笑韓子之陋也宏涉獵書史不妄與人
交視世俗所為輒捧腹大笑獨往來之室中開戶以延清風把
酒而問明月天地猶為所傲而况於人乎靖康元年五月日眉
山王賞望之記

楊氏真一軒記

趙編脩

文二頁三十一

土

眉山楊彥通開軒於太學書堂之左以為游息之地而名曰真
一屬余記之余曰何哉夫記事古之所以紀其本末而書以示
後也軒之作必有物戶几案圖書文字之樂則余執筆以從今
真一之名近於虛誕誠欲記之如捕風擊影將何述乎畫工不
畫鬼神而學者耻談天外惡其誕也自我理之學行於世而士
失其本百穿空襲妙務為難曉之論三尺童子奮辭場屋為科
舉之文則開然皆以真一為說令人厭聞之予敢復為此繆悠
哉請獨為君記軒中之物以為真一之喻今夫窻戶几案圖書
文字其在軒中闕一不可將混此數物指為一物則名品不齊
決不相用將件計其物各置一處則廢一物之用而百用坐廢
譬如耳目鼻舌自然運動既不可謂之一亦不可謂之二此真
一之喻也君居此軒晝仰夜息尚數物為偶藉窻戶几案以舒
其躬藉圖書文字以游息其心終至於遺形放心棄置百物而
獨會於真一之處則君固何以告我而我亦何以寫君意乎得

其一者或不能自知知其一者或不能為言如人嗜食但知食美而不知羊豕鹽梅孰成此味如人嗜酒但知酒美而不知秫稻麴蘖孰成此醞醉飽之適雖有莊周惠施不能狀其情而况真一之說乃妄使余名之哉雖然真一之說則不容學而其端涯似可馴致孔子曰學以致其道孟子曰專心致志則得之此造化之梯級而學道之舟舟也大丈夫用心專一果能不以外物亂其心則死生禍福猶能輕之况仕宦得失之早晚乎為真一之說者當自此始也言畢彥通顧余笑曰孺子之言庶幾不害教乃遣彥通

靜勝軒記

西山先生

蜀遠矣葦叢靈雜見小書甚怪蓋不可詰史記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昌僕夏禹娶塗山杜預曰巴國也巴蜀自五帝時已為婚姻之國矣牧誓曰及庸蜀羌獯微盧豳濮人孔安國以羌為西蜀身為巴蜀固分矣秦惠王始置吏始皇以漢中巴郡

文百世一

十三

蜀郡黔中為古今蜀之名所以有東西哉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不云蜀應劭以巴為巴子之國是巴郡風流獨高於蜀也以地理志考之巴郡在漢為縣者十一曰安漢今果州其地也自後漢至晉皆以名縣宋為宕渠郡後魏平蜀嘗遷矣隋開皇初遂廢唐武德中置果州大曆四年改充州十年復果州今州之地四十里父老尚知為魏之故墟而晉宋舊地則不可識况漢之安漢縣哉其江山城邑望于他郡獨刺史之府堂寢相屬制度卑陋視民居有媿予以暇日行後圃得敗屋數椽於草樹荒墟之間蓋洛陽張君宗著元祐間為郡時所建靜勝軒也刻石故在棄為犬豕之牢久矣為理其棟宇軒檻捩折不圭者伐去惡木花竹儼立金泉諸山死若相就列圖史筆研其間意欣然樂之以公孫丞相東閣傾天下其廢為馬廐纒幾何時况張使君哉自蜀之列為郡縣可考也此郡之廢興數矣故時城邑化為丘墟壘壘不可辨所謂靜勝軒者能保其不壞哉

蓋物之成敗相尋於無窮未有不與哉曰具佳者曰有惑焉異
時此文出於斷垣廢井之間讀者可以慨然長嘆矣年月日河
南邵博記

柱笏軒記

漢濱先生

鄴陽方頊國老主青田簿數月治廳事之側為軒以指溪山之
勝名之曰柱笏書來屬余為我記之余惟賢人君子方未遇時
汨汨庸俗之中其高標逸氣不受埋沒往往傲睨於窮山遠水
以自適焉東晉士大夫浮虛相高此風特盛謝安石蘊濟時之
具出入將相而東山之志猶不少衰嘗登冶城悠然遐想有超
世之心王右軍譏之然右軍一不得意於懷祖遂自誓棄官窮
登臨之娛以發君臣之義則其所失又過於安石諸兒效之放
曠益甚而子猷尤號不羈居官落魄不事其事柱笏看山題焉
絕俗世以為無用之散材處之於功名禮法之外惜其邁往之
氣亦有過人者若此軒於聖人之中道豈不為天下奇才哉國

文二百三十一

十一

老故天官侍郎公之子風流人物卓爾不群自未冠時已為計
偕其文學才猷能業其家方為當世用非慕東晉諸君子者願
懷抱利器未有所發歛板塵埃中無以自振故聊抗志山水之
間觀其妙年能自標置如此則曾中之奇必有翹然而自負者
使他時遇合以平日之所操持施之有用之地肯錄錄而已乎
如禾廣平之却指以沮秦楮河南之叩頭而納諫段太尉之挺
身以擊賊追其風節尚可無愧古人必不至作王坦之臨事顛
倒為後世笑也國老其勉之

一經軒記

趙狀元

紹興全申子赴官潼川道東川而東鄉大夫嘉陽通守王侯其
來願之子自少則已聞侯之先君子黎州府君聲聞隱隱在播
紳間黎州有美才以早歲取上第仕官顯文史足用不改布衣
陋巷時以故詩禮之訓比一時大夫最嚴而侯遂以科第世
其家益大其門庭嗟乎子不得見黎州矣見侯所願焉已而侯

遂以所榜一經軒求于詒之曰漢韋氏父子以經術取宰相當
時歎豔為之語曰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今之教子者率以
此籍口予觀賢與元成皆恭儉孝謹進退有本末而元成至陽
為狂病辭爵避兄顧肯持父祖之學博人公卿以反面其親哉
然鄒魯之士仰其賢而尊其貴如孟子所謂見王之羽旄而忻
者故云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孔子之所述僅足以與黃金
爭輕重於銖兩間豈不續哉而夏侯勝亦為此言曰經術苟明
取青紫如拾地芥尤鄙陋不信然觀勝立朝前後引經危言顯
於死者數矣視青紫何物也而世不察例使其子弟售經術以
脫賤貧亦已過矣乃若侯則不然自以厥先祖父不以子孫迹
於利而沃之以聖人之語言我先君既受之益煒煒其光輝以
照臨我後之人懼弗克嗣寢食寒暑抱經而居天子幸不鄙夷
之而以為臣其敢遂謂學者之極功舍而弗圖以負天子以為
前入羞則開軒而名曰經是不可一日不聞此聲者夫不以一

旦得志為可以自滿而請終身誦之忠也不以已能得之而忘
其先孝也三侯之忠孝備矣君子尚之經史吏事皆似先人今
為朝散郎而侯之子師友淵源益深王氏之經其愈久而愈馨
乎黎州諱振字文揚侯名駿自德稱其子名輅云十二月甲子
趙達記

名軒室記

南軒先生

或曰知道矣而常患其不能長一於已夫不能長一於已則道與
已尚為二物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嗚呼是果為真
知也歟其功未至也將使已化於道如水入水初無可間以全
於天其必有本要矣其力行之積歟道與已尚為二物則天理
不備而不加省焉吾見道日有遠已而已可不畏哉中庸曰有
不至德至道不疑焉道至不疑則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疑道
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洒
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

纖三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
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
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父也融然无間渙然和順而内外精
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名吾軒曰時習夫習之有斷
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
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
為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
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
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
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至德以凝道
顏子之不二一絕不復生也名吾屋曰不貳因書此自勉焉

記

樓觀記四

長樂亭記

陳康肅公

青門路長樂坡古別離之地也大中祥符七年予為京兆守作亭于坡側東出迎餞必登斯亭倚檻周覽不覺興嘆其嘆伊何此寔漢唐之故墟也當漢唐全盛之時慘離魂傷別恨於此者可勝道哉若乃方隅有警上將出征猛士如林朔風映雪雖佳麗伸戀而賓客顧留酒酣氣振躍馬而去又若遠持使節出守遐徼駕鴻願侶冠蓋相追祖帳競陳清歌迭起白日將莫單車莫停又若忠臣慷慨義士激昂或以諫諍訑忤或為讒慝中傷事出非辜身竄方里觀者感泣去今如逝復有羈游從官獻書不捷交朋執手相顧涕下又况乎親遠其子弟遠其兄情愛之所鍾願義而難割也嗟乎予之嘆蓋嘆乎此然亦嘆漢唐之何在而此坡之獨存也但見頽垣壞斬草色依依遺址餘基煙光黯黯徘徊亭上感而長歌歌曰古人別離增愁悲今人別離多吁戲古今人物自遷變惟有別離無盡期南山峩峩在天半潮水鳴鳴流不斷應見古今別離人一番纔去一番新落日危亭悄無緒覽今念古甚傷神大丈夫懷壯志當年遇主遷榮貴建功立業是所圖炳煥鴻名留永世安能効此兒女情空嘆別離良可媿歌既畢因命筆書是復存其歎古之意載于篇首刻石立于亭中命曰長樂亭記

游二百三十三

襄州峴山亭記

河南先生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亡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微泯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恩與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乎

仁者歟夫威者強人以為治術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為治強入者人勿怨而已不見其所以為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必身被其化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吁歎宜乎思之而不忘夕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陽時與僚佐游峴山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新之昔所謂墮淚碑者梁劉之遴唐李景讓再易之矣今存惟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鐫其字之刊缺者使人可辨識焉嗚呼羊公之仁不繫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為不朽而燕公勤勤遺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甘棠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愛其人者也若夫亭之爽塏與登覽之勝則公嘗賦詩在焉

峽州至喜亭記

六一居士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四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負輸商旅

將一百廿二

二

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羣釐與崖石遇則礫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漉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因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數歲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東宇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史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而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坐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歸來亭記

范忠文公

晉義熙中陶潛為彭澤令非其好也賦歸去來解官以歸宋治平三年富春昌齡君繇舒城守得謝於朝建亭北園名曰歸來又取潛文以鑱於石蓋知慕潛之放適而不知過潛為遠甚也始君天聖中舉進士名聲滿天下後官太學職秘館出入中外踐揚要劇陳力者四十五年而後歸禮所謂大夫七十而致仕君為得之矣且辭二千石之隆與夫捨五斗米之微孰廉也以禮而歸與夫不得已而歸孰賢也自天聖至于治平之治與夫義熙之亂孰榮也又無折腰之辱既廉且賢辭榮而不辭辱此其過潛為遠甚者也今夫歸來之名則同而其所遭之時與所

得之志為異矣亭之江山之美風物之勝有群公之詩在焉姑
叙出處之致云爾治平丁未八月丙申成都范鎮記

蘇氏族譜亭記

老泉先生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
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孝而孝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
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
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
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
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
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
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
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
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

二十一廿二

也

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
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
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
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
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
處謹謹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
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
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適焉赫弈婢妾
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財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
人而私以戒族人焉矜辨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明也子
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
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熟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喜雨亭記

東坡先生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邪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東坡先生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漣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外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憮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太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少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
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
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身而名後世嗟夫南面
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
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所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
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
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
草屨葛巾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
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武昌九曲亭記

穎濱先生

子瞻遠遊齊安廬於江上齊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蒲山坡

文二日廿二

六

地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
壑隱蔽松檉蕭然絕俗重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
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游
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
不知其久也欲將適西川行於松柏之間望腸九曲而獲少平
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瞻溪谷
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
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
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
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高昔余少年從子瞻
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
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瀾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万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妻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黃州快哉亭記

穎濱先生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書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以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

文一百廿三

十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蘇轍記

汝州思賢亭記

劉貢父

尚書郎王公治汝之明年作思賢亭前此四十二歲翰林楊文公億以秘書監守汝翰林清修正直文章自名於學無所不通

若夫以天地為虛假以生滅為去來以古今為幻化不遷於性不累於事不住於法不躡於語言寂滅也而未嘗見獨無為也而未嘗違物離人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翰林聞其風而悅之是故其在朝廷貴重顯榮無與為二及其退而為郡優游怡愉無介然於其胸中至其死生之變熱然泰定嗚呼可謂達人君子矣孰曰不可思哉昔康成博學北海為之立鄉羊公仁厚峴山著其遺愛古之君子存為世表沒為民思者多矣翰林之不忘也宜哉雖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或曰接淥而不相悅或異世而相慕由知與不知也故曰惟賢知賢如王公之思賢其有以知之矣築室既成會賓客以落之而屬某為之記時皇祐五年十月也某官某書

壽亭記

谿堂先生

不詳釋典

卷二日三三

八

宜生而壽者也天而死斯為不幸矣孫外甫敷山之隱君子也
有生之道不幸而死諸孤葬於敷山之陽作亭於墓前取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故以壽名之亭成乞記於陽夏謝逸表章所以名亭之意逸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曰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鬚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嗚呼凡有形者未始不壞而不壞者未始有形者也劫火洞然雖大千且不免於壞而昧者乃欲保七尺之軀以為千年之計可不大哀耶彼孰知不壞者視百千萬億如彈指之頃耳此豈世俗之所謂壽也哉諸孤以是壽其先人則斯亭之作余無間然矣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記

